甲申雜記 王鞏
隨手雜錄 王鞏
聞見近錄 王鞏
續聞見近錄 王鞏
南遊記舊 魯絅
燕北雜記 武珪
闕
山居新語 楊瑀

家世舊事程顥

甲申雜記

宋王巩

曾彦和敗云神宗嘗有手詔云求於所不逮取於所非時不可也余贊曰德音之謂歟

陳刑部縝云荆公作相時嘗欲作當十錢神宗曰刑獄自此滋張矣遂已時政記載之

張恕厚之云遇過客言哲宗時得湟鄯矣尋留湟而棄鄯至元符建中間始并湟棄之

劉晦叔昱言阿李國本不當立因私其國母而得立

其大臣温稽心常不協密遣腹心詣于文郁乞内附
文郁請于朝神宗曰此欲我爲渠援耳但善加慰撫
而已亦以其人攻其人之道也邊臣老將歎服膺筭
於是終元豐置而不論紹聖初孫路以爲可納章子
厚除路溝陝西經營之晦叔亦漕陝西將西行問安
厚卿爭那直厚卿曰先帝不納豈無深意耶那直曰
路好官職一至如此既至永興但見路與鍾傳對榻
而寢者一月一日傳謂晦叔曰此事決難爲得之易
守之難也其後鍾傳被召具言不可子厚亦意緩後

鍾傳坐冒賞貶遂復搆成其議

祖宗舊制後殿引公事則軍頭引見司皇城司殿前
司三司祇應殿前統制諸班皇城統制親事官引見
統制馬直步直兩指揮人料錢五百文熙寧中併馬
直入雲騎步直入虎翼引見司兵遂廢矣

辛諫議子有儀嘗與阮逸善一日謂逸曰君未娶我
有一相知無子家饒財有女求壻其家房緡二千當
爲營之苟成以一千謝我逸唯唯姻既成逸以前約
語其婦翁婦翁難之有儀怨甚乃以逸有易立太上

石難芳上林柳之句告謀不軌逸下吏全家流竄後
有儀爲海州都曹至淮舟沒憑轎于浮水上得脫既
至岸舟人雖小兒悉免有儀家人無一存者唯長子
他道及官滿歸洛長子忽失所在視之得尸井中世
以爲阮逸之報也

崇寧元年六月西京民家猪生二男一女一猪

李覯察士衡之孫左侍禁化先者少好神仙事父母
强令娶婦遣行人議曹氏之女及禮席之日曹氏已
入門化先踰垣而走曹氏復歸後曹氏選納爲后慈
聖光獻是也

仁宗朝春試進士集英殿后妃御太清樓觀之慈聖
光獻出餅角子以賜進士由七寶茶以賜考試官

初貢團茶及白羊酒惟見任兩府方賜之仁宗朝及
前宰臣歲賜茶一斤酒二壺後以爲例

張文定前參知政事後爲宣徽北院使神宗嘗俾張
承旨誠一密問宋龍圖敏求不知前兩府有賜方團
笏頭帶例否宋公報曰非前宰相無賜例及文定改
南院使知南京辭日始被賜爲異恩也後王宣徽知

西京引例以爲言遂亦被賜王宣徽實王相禹玉座
主陰有力焉

見任執政官生日賜以酒餚張文定以宣徽使在院
神宗特命賜之非例也

潭州彭子民隨董必察訪廣西時蘇子瞻在儋州董
至雷議遣人過儋彭顧董泣涕下曰人人家各有子
孫董遂感悟止遣一小使臣過儋但有逐出官舍之
事

張元素字君佛從事荆南府其同事楊久中一日忽
夢天帝降其室前有鸞鶴鳳凰祥雲先至帝有隨身
宮殿光彩煥耀一室之間望之不窮遂錫久中曰廉
正君其妻及子皆有名號論物外事皆非世人所知
語世間事大小無不驗楊置花枝數盆於室前即生
根株於盆中隨四時開落結實皆來盈尺而根株雖
結與常木無異病者取花盆中水飲之即愈荆南守
孫顧龍鬲病目黠之隨手而愈久中後爲朝奉郎七
十餘歲卒于睦州其妻子奉事今如故

老人多言曆日載幾龍治水惟少爲雨多以其龍數

多即少雨也又舊言雨暘有常數春多即夏旱夏旱
即秋霖皆大不然崇寧四年歲次乙酉凡十一龍治
水自春及夏及秋皆大雨水
陳刑部縝公密云祖宗刑部大理寺每半年一次斷
訖天下案牘至神宗朝以春秋二時差銓試官遂四
季各斷訖上等賜絹十五匹中等十匹下等七匹恩
賜止如此今年乙酉於例十二月五日合斷絕但移
先一月至十一月五日斷訖宰府及刑寺稱賀自侍
郎劉賡大理曹謂李孝稱而下各遷兩官簿一官乃

非常之恩也
又云嘗與元豐官制局初畫尚書省圖局官與宋用
臣凡三進皆不稱旨其後御筆親制置一圖出元豐
尚書省是也既成親幸遍覽悉如初旨詔有敢易一
門一窓以違制論舉省皆遷官
又云初議官制張誠一要易都知押班名置殿中監
誠一時被眷無敢異者既而與諸監制度作劄子同
進呈神宗顧左右無內侍官在側以御衣遮手而揺
之曰不可遂卷殿中監劄子收袖中即引處分事徐

顧蘇頌子容蔡京元長曰此名不可輒易祖宗有意縝時在列親聞德音

庚寅歲湖州孔目官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歲生服服爲從官

潤州金壇縣陳亢魃寧八年餓莩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屍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貼藏屍不可紀是歲生

廓又生農皆爲監司孫登仕者相繼

酉午于龍呵既歸朝至闕下引見謂押伴使曰平生聞包中丞拯朝廷忠臣其既歸漢乞賜姓包神宗

如其請名順其後魃河極罄忠力

武臣王棫爲邢恕教令上書誣宣仁於哲宗有異心及教蔡渭等上書論元祐及元豐末等事其書一篋悉存皆恕手筆其間塗窳者非一棫於哲宗朝論之得閤門職名既卒其子直方時出其書以示親客自元豐末至宣仁上仙大臣無不被誣者而禹玉尤甚蔡蕃奉議嘗謂直方曰使王氏子竭產亦願得此書也蔡倅潤過高郵爲余言之王居東京九龍廟側

湖南提刑唐徑字碩夫過高郵謂余曰治平二年九

月自告州作邑過長沙一老人以扁舟載竹瓦子就
舟貨見其竹如白牙因買之至四年攝事京局因上
馬馬蹶其瓦壞竹觸脚中破內有雕刻字曰某年月日
造某年月日破王押與破之日無差其字以朱塗之
既駭前識之異而竹未破時其心安得而書之竹工
必異人也又云其父諲爲湖北漕一日有一道人特
訪造門但坐幅書一登字延坐問之曰徐登也館之
巷中不食日飲酒一斗或見羣卒飯輒取一物食之
而一間與鄭毅夫內翰宴飲雖妓女笑語戲弄無

武發其陰視之童兒也間與唐漕飲取千里外物若
移刻一日唐欲河東蒲桃又思峽中新荔子酒數觴
則令人就其臥屏間取之皆美新若方折枝者唐坐
中見劉幸老時劉爲荆南職官徐語唐曰此人異日
爲宰相但不久耳久之告別甚遽唐曰何之答曰大
抵天地間萬物皆有數不可逃也我將之復州頗求
一書與復守托以後事如其言既至復謁守曰乞一
棺柩開九穴葬于無人之境後三日卒復守如其言
葬之以書報唐唐亟往與守俾僚吏發棺視之衣

襄而已後旬餘與毅夫語其事間有京遊至發之
嵩山道士與毅夫書云徐先生來聞動靜甚詳校其
至嵩日乃卒于復之日也唐碩夫親見之
大遠謂天使爲赦例郎君依赦例日行五百里也
天下之公論雖仇怨不能奪也李承之奉世知南京
嘗謂余曰昨在侍從班時李定資深鞫蘇子瞻獄雖
同列不敢輒啓問一日資深於崇政殿門忽謂諸人
曰蘇軾誠奇才也衆莫敢對已而曰雖二三十年所
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即答無一字差舛

下之奇才也歎息不已
周仲元章作漕淮南謂余曰嘗爲衛陽宰一日邑吏
云甘露降視松竹間光潔如珠因取一枝視劉貢父
貢父曰速棄之此陰陽之戾氣所成其名爵餳飲之
令人致疾古人蓋有說焉當求博識之君子求甘露
餳餳之別

建康實錄陳末覆舟山及蔣山松栢林冬月常出
木醴後主以爲甘露之瑞俗呼爲雀餳
朝請大夫潘逍爲渭州通判時涇原帥呂大忠被召

問邊事既對哲宗語呂曰久要見卿曾得大防信否
對曰近得之上曰安否又曰大臣要其過海朕獨處
之安州知之否對曰舉族荷陛下厚恩上曰有書再
三說與且將息忍耐大防朴爲人所賣候二三年可
再相見呂再拜謝退而喜甚因章疐州召飯詰其對
上語呂盡告之既至渭語潘潘曰失言矣必爲深悔
後半月言者論其同罪異罰遂有循州之行既死上
猶問之政曰大防何至虔州後請歸葬獨得旨歸
深矣嗚呼帝王之度非淺識可窺也

高郵語余如此

紹聖初余謫簽書榮州判官廳公事過別殿中侍御
史陳次升當時當時曰且緩行止意未可知余深叩
之陳曰早來請對上語我曰章惇文字不要絕了余
聞曰公何以報上曰唯唯余曰胡不曰上臣爲耳目
之官帝王猶心也心所不知耳目所以傳道之也心
既知之何用耳目陛下既知惇何不罷斥更待臣陳
文字陳謝曰甚是甚是待數日再對又數日陳召余
曰早來對如公之言言之但上曰未有以代惇者然

停爲相終哲宗一朝豈其命歟

先公自太原罷歸朝既引對神宗嗇來日前殿引既對上曰昨日以後殿卿仁宗舊臣不欲裹帽子見卿嗚乎上之禮遇臣下也如此

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處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卽投諸海中非朝廷之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白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卽詔可著以爲定制未幾方平量移忽昏中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

所書符使也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罪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去馬驚起與左右卒隸見黃雲東去後生男女二人馬親語余如此

周秩重實大觀元年九月得吉州守過高郵言紹聖中有洛人告言文及甫劉唐老與李邦直等將生變誅子厚蔡元度諸人天下至兩制侍從皆及之召重實爲京西轉運使推治之以其嘗攻文潞公也朝旨令

先推究體訪候有狀即治之又以運判周紙爲知情不告云將引用嶺南謫降人元祐人同力爲之哲宗召重實對曰欲盡誅族大臣以下則將置朕於何地又召呂升卿令國門聽旨俟其有實即遣誅諸人于嶺南重實既至西京捕文劉置運司別廳且辟程公孫專管當察訪于外久之無狀而誅大臣之語則有之文凡三請自裁未幾罷邦直留守知成都府且容諭重實令有實即就攝久之公孫忽得二張秀才密語云元謀云候上意變必用元祐人硬有族誅之舉重實即具奏且言元不及乘輿不數日有旨令文劉逕便呂還朔部並重實公案一宗并元狀悉不在有司雖公孫喜刺人事者也案藏某家終當上之乞實錄書之知者以元旨極密朝廷悉無知者公案藏某家終當上之乞實錄書之

孫升舍人爲選人時薦與一僧立通衢忽傳呼宰相來既至孫曰此府界提點蔡持正也僧曰此本朝第四人過嶺宰相也元祐中果謫新州本朝盧寇丁三人矣蔡實第四人也又歐陽大椿爲新州職官一

與守過寺中壁間見大字題曰蔡確善終之室與守異之方問其所以守滅不見後蔡果謫新終于屋下方蔡去也主僧掃治其室寺僧夜夢人告之曰善治之更當有宰相至矣數年劉莘老至亦終于此室方劉拜右僕射之日家人具飯一小僕忽仆于堂下少選大呼曰相公指揮頭路往新州去已而家人詰之僕寤曰不知其言之出也

梁況之居任鄂州忽一道人至況之與對飲道人求綿襖況之與之即卷投衣袖中將投語曰入袖即入化投數十次竟不能入嗟咨曰不免爲寇萊公矣道人遂引去約當再來後月餘復至門人欲入白即索斗酒一引而盡見況之但云記得鄂州相見否音聲雖同而形貌非矣索錢二十七文而去出門以木檐穿腹中口吹鐵笛取漁舟獨立其上風引舟渡江而去化人去未嘗有此道人至也後二十七日況之謝世

元祐中冊孟后議備六禮議成皇太后于文德殿垂
簾被冊子由都余託密語呂徽仲余曰公爲中執法
私通意宰相可乎子由曰此國事若露章陳之恐壞
事耳余遂造相府方語蘇中丞有少意俾白相公徽
仲色甚厲曰某忝位宰相豈可與中丞通私意余曰
國事也若露章恐壞國事后意恐不能廿也翌日何
事蘇以文德天子正衙殿卅后坐而發冊此事不可
啓徽仲曰柰何余曰崇政可乎徽仲曰容密啓俾
因奏事徽仲留白文德殿正衙殿也居常大

惟事謙抑若只御崇政殿益所以示盛德也宣仁曰
亦何必就崇政只就本殿發冊可也明日詔下止遣
內謁者傳命大臣於內東門承旨持節成禮二公防
微杜漸之意宣仁謙冲之德時無知者
紹聖中余見劉莘老靳州因詰莘老公自中丞執政
平生交游皆拒絕獨聽一王巖叟語今悔乎莘老默
然久之曰惟蔡持正事實過當離青州時固悔矣
崇寧中因語上仁厚之德聰明多藝絕人遠甚呂吉
甫曰大抵人君來處別不可以世人語也余深然之

范矣曳爲右丞時五嶽觀灾武曰可速修之其像主靈昨奉安時數十人舉一像昨夕數道士能舉之范曰果靈何不休焚之上笑而已時以聽直言斯盛德也

吳冲卿孫犯大戮法當族上止令貶潮漸問又俾諸子隨其父所在方案上議法上屢湏下仁聖之旨眞類祖宗

宣仁同聽政日御廚進羊乳房及羔兒肉宣仁憖然動容曰羊方羔而無乳則餒矣又曰方羔而烹

天折也却而不食存上旨不得宰羊羔以爲膳

趙清獻爲嶽靜焚香于庭具言自晨興至夕凡興人言及所奏事與其所爲事諄諄以告諸天或謂之則曰苟欺其心則靦于語言其敢告諸上帝乎廼所以自警察也

滕友作監司廣東患傷寒不省久之夢泗州大聖泗楊枝水且語之曰宋祚無窮爲臣者惟忠與正無動汝志無易汝守汝亦有無窮之問聽畢遂愈

內侍劉永達奉命北嶽祈雨久之不應召羣巫訊之

皆不驗或謂一巫甚驗劉亟召之巫甚倨傲曰嘉應侯爵豈憑女巫自售巫叱怒不已劉曰侯之廟在京師何地巫妄指他所劉遂加鞭捶久之巫乃服曰我北京左藏庫子也因盜官錢三十貫爲同輩告首乃召告者入庫交錢遂殺之既而自刃死初亦莫知死也如大昏醉中莫知身世所在一日忽省入其家見其妻哭於門問之妻曰爾死三日矣入門尸卧地上將投尸中爲羣鬼所執詰一大府主堵俾赴獄每唯磨刀割之際血肉糜爛如泥取泥肉成堆聚之須臾大風至復成人晝夕無時其苦不可言數遇恩赦忽聞天有赦衆獄頓止出門列坐聽赦其中召一人出告之曰爾家作功德天赦爾其人遂騰空而去語畢獄具悉至如前囚其人之有赦衆囚停息才頃寂耳如是三年得出猶日受鐵杖三千得出初亦不知杖從何來杖畢得以恣行一日遇千騎萬乘而來步也於村旁草莽間問其左右曰天齊仁聖帝每歲一詣議事我輒告其人曰願緣化於此作一行宮其人入白久之出曰詔可矣是日鐵

陵使余時按事永安縣故得其詳

江淮言中[illegible]大率多[illegible]後生瘡熱氣再典

時疫作又却大率患濃煎湯下遂

[illegible]大教炙風市先十數壯雖愈瘡

[illegible]大豆

宋　王璧　士輩

江漁言馮悅御藥服伏火藥多腦後生瘡熱氣冉冉而上幾不濟矣一道人教灸風市穴十數壯雖愈時時復作又教馮以陰煉秋石以大豆卷濃煎湯下遂悉平和其陰陽也陰煉秋石法余昔有之沈暘所傳是也大豆卷法大豆於壬癸日浸井華水中候豆生芽取皮作湯使之

江表誌云江南李氏進貢中國無虛月十數年間經

費將匱建隆初始申鋟禁鑄泉貨當十又鑄唐國通寶錢兩文當開元錢一文又用韓熙載法變鑄錢其後一緡約賣三十索銀一兩二十五索餘物稱是至開寶末國帑罄矣

右鄭文寶撰

譙士京大夫爲廣東轉運使其妻事僧伽甚謹一夕夢僧伽別去其妻問欲何往曰後十二日蘇子瞻果有渡海我送過之驚起語其夫後十二日子瞻果有

全州進士唐伯虎一日病卒心獨溫後數日還魂初若夢爲人追呼入官府見王者曰誤矣當還已而語伯虎曰到人間爲我轉法華經爲報亦當勸人誦之伯虎請曰某它日亦得祿乎謂之曰雖有薄耳遂出至家而甦後任梧州推官六十餘卒

范文正語先憁敏曰每夜就寢即竊計其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其日所爲何事苟所爲稱所費則摩腹安寢苟不稱則一夕不安眠矣翌日求其所以稱之者

柴世宗銷天下銅像以爲錢眞定像高大不可施工有司請免既而北伐命以砲擊之中佛乳竟不能毀

未幾世宗癰發乳間而殂

蔡特正居宛丘一日雪作與里人黃好謙遊一倡家入門見其肴醴特盛它時有美少年青巾白裘據席而坐蔡黃方引去少年亟俾倡邀二公欣然就席酬酢少年顧持正曰君正如李德裕顧黃曰君侯此公貴憑藉亦頗語畢少年亦引去二公叩倡何人也曰不知誰氏也後如其言持

御史鷹黃爲御史云

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承旨畢

宣仁忽謂宦家在此乎任何官職子瞻曰適已起居矣宣仁曰有

一事要問內翰前年任何官職子瞻曰汝州團練副

使今爲何官備員翰林充學士曰何以至此子瞻曰

遭遇陛下曰不關老身事子瞻曰必是出自官家曰

亦不關官家事子瞻曰豈大臣薦論耶曰亦不關大

翰林學士院召至內東門小殿時子瞻半醉命以新水漱口解酒已而入對授以除目呂公著

子瞻爲學士一日鎖院

臣事子瞻嘗曰臣雖無狀必不別有干請曰久待學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當其飲食而停筯看文字則內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神宗忽時而稱之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學士而上仙耳子瞻哭失聲仁與上左右皆泣已而賜坐啜茶曰內翰內翰莫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子瞻拜而出徹金蓮燭送歸院子瞻親語余如此

子瞻自杭召歸過宋語余曰在杭時一日中使至所行送之望湖樓上遲遲不去時與監司同席已而果未行監司莫可先歸諸人既去密語子瞻曰某出京師辭官家官家曰辭了娘娘了來某辭太后殿復到官家處引某至一櫃子旁出此一角密語曰賜與蘇軾不得令人知遂出所賜乃茶一斤封題皆御筆子瞻具劄子附進稱謝至宋語余曰且教子由伏事娘娘我小使頭出來自家門打一解哲宗眷遇如此復爲大臣讒逐至貶海島命矣

曾攽過泗州謂余曰某罷揚州教授時子瞻守揚某往見呂吉甫真州吉甫問曰軾何如人也攽曰聰明

人也吉甫怒厲聲曰老聰明耶聾聰明耶大禹之聰
明耶敢曰非三者之聰明也亦是聰明也曰所學如何
敢曰學孟子愈怒愕然而立曰是何言歟敢曰孟子
以民爲重社稷次之此其所以知學孟子也吉甫默
然久之

周凌司勳子之婦病腿問瘡曉夕痛痒不可勝唯以
杖子挑之乃少解經累年百藥弗效聞百司吏夜至
事寃司招而問之吏曰當往叩之見周司勳于寃問
問其婦疾曰此婦不敬舅姑好決罰女便此其

吏明日語其子懇告致懇其父父曰婦已有死所矣
當在南京又曰吾所任掠剩大夫也亦以平生刻薄
好斂民財以奉縣官故任此職凡人財有定分或其
經營或其種植稍多其數我即往取世人不知也職
任非善處亦安能救婦也後其子不復南來會其外
祖知南京力取之醫治懇辭不獲至南京三日而卒
太祖一日召趙韓王於別殿左右無一人出取幽燕
圖示之趙熟視久之曰此必曹翰所爲帝曰何以知
之曰非翰莫能也帝曰何如趙曰舉必克之須世世

得曹翰守之乃可帝不語携圖而入不復言幽燕之討

曹彬潘美伐太原將下曹麾兵少卻潘力爭進兵曹終不許既歸至京潘詢曹何故退兵不進曹徐語曰上嘗親征不能下下之則我輩速死既入對太祖詰之曹曰陛下神武聖智尚不能下臣等安能必取帝領之而已

錢王有外國所獻頗眩伻寶其方尺餘其狀如水精云可厭十里火殃乃置於龍興寺佛髻中餘梳

祿而龍興不可近也有盜嘗焚其殿柱木燔灰燼而烟焰竟不熾皇朝改爲太平祥符寺自唐至皇朝凡有十寶此其一也

呂微仲貶嶺外至虔州瑞金縣語其子曰吾不復南矣吾死爾歸呂氏尚有餘種苟在瘴鄉無俱全之理

晁而來曰且輟賢宅富人鶯寤汗浹體微仲過縣宿後數日卒先是十年前有富人治壽材夢偉丈夫冠人望之乃夢中偉丈夫也及卒乃輟其材而斂焉

郡君李氏余嬸也嘗有貨珠予老媪李氏携珠子至

既去遺珠子在地嬸收之後媪踰時不至一日旣至形容瘦精神恍惚怨非昔人也嬸詰之曰向時所貨珠子歸則失去告其主以金十兩償之其主不許因憂愁感疾幾不能起嬸曰珠子當時遺在地我得之今在此媪驚喜涕下願致金六兩以謝嬸取還之金不受也後微疾夢出門乘車出曠野至大官府見二偉人衣冠坐堂上引至堂下偉人方問姓氏嬸知其陰府也遂誦大悲呪左右皆驚愕其堂搖動不已一堂人亦誦曰勿誦放爾歸矣一吏持大簿書至案

問曰記得還李媪珠子事否嬸曰記之其一偉人曰當展二十年壽其一曰得無太多也其一曰婦人而不愛珠寶此可尚也俾人送還復乘車至門首而入寤起後二十年乃卒

見其尸卧帳中驚而寤起後二十年乃卒

柳州張通直舟泊潭州新婦死七日而體温旣還魂云初見二人如弓手追去甚急至一河次一人曰汝衣婦曰我婦人衣不可去其一人止之呼舟而渡又大城市井喧鬧聞傳呼聲二人引婦立城砌上二人立其下見一金紫人導從甚嚴婦識之乃其舅程之

邵之元父也連呼舅舅金紫者亦識之曰七娘來來
遂舒馬取二人文檄視之乃曰誤矣急呼衣箱取紙
一番令婦執之候至戒石但執紙而立既去二人失
色相顧低頭不復語至府門人間大官府也婦立戒
石南俄見金紫人至次衣綠人次衣朱人皆坐金紫
人即呼婦取紙語二同坐曰語勾此人來矣綠衣人
曰已來不奈何朱衣人曰既誤莫須放回金紫人曰
合如此只是二人得徒罪矣即引二如弓手者取狀
杖背二十下令虞候引婦出至一寺大廈脩廊

一人虛堂屏間一僧坐虞候未前又一吏人至詰僧
致語僧移榻俯堦問婦曰識字否曰識之僧指手中
經題問之婦曰金剛經也僧展卷教誦之又曰歸則
誦之遂令婦執堂下幡脚用力引之幡起驚寤而甦
初吳處厚箋蔡持正詩進于朝邸官已傳本報之凡
進入三月而寂無聞執政因奏事稟于簾前宣仁曰
甚詩未嘗見也執政云已進入未降出簾中云待取
看至午間遣中使語執政曰已降出矣三省皆云不
曾承領上下疑之明日乃在章奏房與通封常程文

字共爲一奏蓋初進入亦通封也明日進呈殊不怒色但云執政自商量繼而處厚復有疏執政請送蔡確分析諫官吳安詩劉安世論列而分析未上間會梁燾自潞州召爲諫議大夫至京曰比過河陽那恕極論蔡確有策立勳社稷臣也同諫官以恕之言論之日益切直宣仁始怒馬泣諭執政曰當時誰曾有異議官家豈不記得但問他太妃遂促蔡相謫命執政議太常少卿分司南京議未決會分析至確盛言有策立之勳諫官繼登論之益苦明日執政對

忽語曰蔡確可與開陳久之劉幸老曰蔡確母老引柳宗元乞與劉韶錫換播州事呂微仲曰蔡確先帝大臣乞如劉摯所論移一近裏州郡龐中曰山可移此不可移也范堯夫揖王正仲留身論之意不解堯夫曰告官家且勸太皇太后念蔡確是先朝大臣哲宗不語論辨往來久之堯夫曰臣奉詔奉詔只乞免內臣押去宣仁曰如何堯夫以曹利用事言之宣仁曰決不殺它自生自殺不差內臣此無固必但與執政商量執政議差

小使臣或承務郎以上官作送至夜批出差內官一員已而堯夫正仲與不論確事臺官皆罷去初處厚繳詩至京莘老嘗問余曰如何施行余曰此難行前日諸公自罪李定以詩罪人矣莘老曰豈可已半余曰一則收殺一則劉與蔡確知堯夫亦以見問余語如前堯夫曰君第更語莘老曰次第須謫曰重則分司輕則小州余曰必若謫之當與處厚並命此風不可長也後一日莘老召余入密室見其顏色慘怛曰九重之內安知有英州新州此必有博士又曰今

進呈此老斥罵却不入來指文潞公也余意以莘老

賈潞公遂往見潞公問余曰近事如何余答曰蔡確

外議以謂過當潞公聲色皆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

如鷹鸇之逐鳥雀又曰曾見司馬康否余曰見之潞

公曰前日被旨召梁燾司馬康與執政面問那怨誰

言梁燾言與司馬康同坐閒怨言蔡確社稷臣事康

乃曰不聽得燾曰時第三杯矣康曰時饑貪食肚羹

不聽得潞公曰嚴如此不肖耶余曰司馬康溫公子

也溫公道德人也康不證人於罪眞肖矣潞公即索

湯余引去始知莘老之言不妄

仁宗嘗語張文定宋景文曰孟子可謂知樂矣今樂猶古樂又曰自卑以前音聲不相侵亂樂之正也自破之後始侵亂矣至此鄭衛也

越人朱彦弼至華陰震死其父朝夕泣告于天其此一子平昔無過今乃至此久之恍惚中聞有言曰朱彦弼作醮西嶽廟乃用脂燭及便溺於嶽角罪當死非枉也

仁宗一日召致仕晁迥對延和殿上問洪範

康迪對曰比年災變仍發此天所以左右王者願陛下脩飾五事以當天心庶幾轉禍爲福上感悟出所

幸嬖尚美人等又籍其位金帛二十餘萬賜三司助軍費

晁文元迥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危人售進保全固護如兒髮膚之傷

太祖皇帝初入宮見宋嬪抱一小兒問之曰世宗子也時范質與趙普潘美等侍側太祖顧問普等普等曰去之潘美與一帥在後不語太祖召問之美不敢

答太祖曰卽人之子朕不忍爲也美円臣
與陛下北面事世宗勸陛下殺之卽負世宗勸陛下
不殺則陛下必致疑太祖曰與爾爲姪世宗子不可
爲爾子也美遂持歸其後太祖亦不問美亦不復言
後終刺史名惟吉潘夙之祖也美本無兄弟其後惟
吉歷任供三代止云以美爲父而不言祖余得之于
其家人

太祖無事時常召潘美輩禁中議政或與之縱飲至
令宮女解衣無復君臣之禮一日召美入而太
諫不樂久之不語美皇恐趨拜殿下請罪太祖曰非
爾也上來語爾前朝民間積欠甚多早來三司乞因
赦蠲放適問二府請督索朕謂三司王國財乃
要蠲放二府主德政却要督索近臣如此天下何緣
太平朕所以不樂美贊曰陛下用心如此何緣不太
平遂解顏如常時
太祖太宗時諸節度皆解兵柄獨潘美不解美每赴
鎮留妻子止携數妾以往或有子卽遣其妾與子歸
京仍具奏乞陛下特照管

范祥鈔法陝西貯錢五百萬貫不許輒支用大約每
鈔極賤至五貫即官給錢五貫五十文貫之極貴則
減五十文貨之低昂之權當在官矣鈔法無時而不
行近年輒借用本錢貴賤一切不問此所以鈔法不
行
陝西舁銅錢一貫用鐵錢一貫三十文可換後因常
平司指揮諸州勿出銅錢諸司遂效之民間相傳鐵
錢將不用矣家家收蓄銅錢輕用鐵錢幽是錢賤而
物加貴
潛中散適寫處州守一日作醮其茶百二十盞皆乳
華內一盞如墨詰之則酌酒人誤酌茶盞中潘焚香
再拜謝過即成乳華僚吏皆敬歎麗水宰宣德郎陳
經飢傻之指老君像曰老子賣烏髭藥裏語畢驚踣
月餘遂發狂不能語解官歸今踰年未愈
陸彥回爲眞州通判一日疾甚卒幕官諸人白郡爲
下致仕狀狀附遞即安明日遂出聽事而不知乞致
仕矣諸人遂密告其妻其妻遣老媼詣州且言朝奉
到官未久與同官初無怨佗諸人皆作官養老幼得

朝奉令致仕何耶郡王與諸人厚賂健步趂逐後入
日狀回乃自陸陸欣然欲具會以集同寮是夕病篤
作乃卒
黃鐸爲陝西漕攝延安帥事夢乘四小舟溢流而下
烟雨中見一卒曰張相見在此鐸往見之相公何故
在此曰商英候接人更二年方詣相府夢覺汗流浹
體遂誌於書稿間復移夔路漕以西事除名勒停屋
四舟沿峽江而下至峽州方烟雨間見一卒洗面問
之何人曰張相公虞候也遂持所誌謁張而言之其
後張初召拜相適作夢之二年矣鐸後復官至京不
事交謁語其所親事莫非前定不必求也
村常少年時夢泛河至橋間有自岸而呼者其岸高
一峽常凡再躍始及岸一人引至大木間見偉丈夫衰
服而坐人指之曰天帝也拜之常起帝召常與錢二
百文曰此爾及第人數再請之則曰過此天機不可
泄也常後應舉累不第嘉祐末問歲科舉放登第者
二百人常遂中甲科時英宗在諒陰中木者廟諱也
柳庭俊作官江西被差檢放旱以漕司喻意不敢以

實聞一日宿于高明使者覩夢偉丈夫執簿示之曰
柳庭俊放稅不實使上澤不得流行杖一百鶩寤戰
汗浹體

太宗朝武程乞放宮人三百人帝喻執政宮中無此
數執政請以狂妄罪之帝釋而不問

聞見近錄

宋王巩撰

柴世宗得天下劉崇自河東犯闕世宗將親征馮道
力諫止世宗曰太山壓卵耳何爲不可道曰陛下可
謂太山乎今皆宿將久處貴位氣方驕陛下即位席
未暖未易使也世宗以道輕已即日命駕出師次高
平遇崇接戰世宗據高原下觀兵陣方接東北角奔
西北角次之王師敗績明日按軍不戰置酒軍中酒
行牽奔將七十二人斬壽下即坐中拜七十二人祝

之左右股栗太祖皇帝實預補中明日再戰軍士不
用命者太祖刃其笠以識之戰罷識者皆斬之軍聲
于是大振崇走遂圍太原
太祖皇帝爲殿前都點檢有殿直衙節執詣樞府樞
相王朴曰太尉軍制殿直廷臣無廻避禮太祖卽位
每歎曰安得王朴者相之
太祖將北征過韓通飲通子欲弒之通力止乃已翌
日陳橋欣戴入御曹門以待將相之至時伏弩右掖
門外通出死矣下石守信實守右掖開闔以迎王卽
至中書立都堂下召范質王溥魏仁浦與語移時將
校持刃迫質帝叱之質與帝約賓禮柴氏保其天年
乃召陶穀草制詣前殿帝北面立宣制制畢坐朝百
官
故事執政奏事坐論殿上太祖皇帝卽位之明日執
政登殿上曰朕日昏持文字近前執政至榻前密遺
中使徹其坐執政立奏事自此始也
太宗皇帝自并門乘勝直趨幽燕乃空山後遼王師
據幽州乃甘心之日矣有赦例郎君干越者小善也

請得五千騎以嘗王師不成退處未晚乃從之乃持一幟由間道邀我歸路周環往來晝夜不絕帝疑救兵大至宵歸定州王師多沒此者由是以至今號其奇兵田于越軍前此自柴世宗畫御河爲界人未嘗敢犯邊自爾田尋干戈至真宗皇帝澶淵之幸方息兵御河葢世宗運漕河也

國家以來知制誥封還詞頭葢鮮康定間張文定知諫院時劉從德妻遂國夫人初以后族出入禁中一日命其國封奪其門籍久之出入如初張文定

論其不可富文忠曰豈異諫臣也未幾中旨還其詞頭朝論稍無近比然會是富文忠當制遂封還詞頭後遂爲例

文忠吳張可久自轉運使改樞行歐陽文忠被宣

忠侯封還詞頭後遂爲例

至和中仁宗皇帝不豫一日喻大臣擇宗室以傳天下又曰允良雖偕凝然變晝作夜諒無他心宗諤外示節儉疑其有心者後董婕妤因上元出遊有密訴

董請立周王後幸已立者周王眞宗子在仁宗爲近屬也俄有詔立之禮官與中書議不決請于上上親

書從政宗諱宗旦宗實四名以示中書歐陽文忠公
曰周王沒童孩無立後禮議遂寢宣宗旦聞恐醉臥
三日不興其後慈聖光獻皇后與時相卒立英宗爲
皇子蓋本仁宗之意也

慶曆中親事官乘醉入禁中仁宗皇帝遣喻呈后貴
妃閉閣勿出后謹聽命貴妃直趨上前明呈上對輔
臣泣下輔臣亦泣首相陳恭公毅然無改容上謂貴
妃冒不測而來斯可寵也樞相乘間啓廢立之議張
文定得其說即詣恭公以爲不可恭公持議甚堅久
而上復問之梁相適進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事十
屬既退上留適曰厥止欲稍加妃禮本無他意卿可
安心群論遂止

故事建儲皆大臣議定召學士鎖院英宗皇帝大漸
學士王禹玉當制上遺御藥院供奉官高居簡就第
召張文定至寢幄文定時在告也英宗冠白角冠被
黃服憑几語文定曰久不見學士意慘然揚上有一
幅上有明日降詔立皇太子八字而未有主名臺
公曰必賴王也盛言頴王身居嫡長而無失德上領

之文定乃進紙筆請其名上力弱字疑似不可辨再
請書乃大書大王三字遂歸院草制明日大臣拜
知潁王爲皇太子神宗皇帝每謂文定曰國朝以來
卿可謂顧命矣
眞宗皇帝聖嗣未立以綠車旋節召濮安懿王養之
宮禁中仁宗皇帝生劉
年而嗣未立以故事請楊太后選濮安懿王諸子以
入禁中英宗皇帝甚幼初不在進名楊后見之抱之
以歸時宣仁聖烈皇后亦以慈聖光獻皇后甥養之

宮閤宮中號英宗爲官家見宣仁爲皇后女仁宗每
戲英宗曰皇后女可以爲婦乎英宗謝之由是宮中
每以爲戲豫王生英宗還邸仁宗尋故約以宣仁爲
夫人則宣仁所以簡上心者舊矣
至和中仁宗寢疾時相富文忠審通意光獻立後而
慈聖意在英宗傳道中外者張茂則也而伺察英宗
起居狀者王廣淵也蔡抗也事垂成語文潞公潞公
爲首相與富公議協密論王文忠爲詔草常懷之以
待非常久之仁宗疾有瘳潞公服衮去位富文忠乃

召韓忠獻爲樞密使且密告之欲共圖其事富文
尋亦憂去忠獻乃立英宗爲皇子富文忠聞之不
以謂事固定待有變而立可也萬一有疑阻則豈
得其人也韓富由是搆隙英宗卽位時富文忠解
爲樞密使一日鎖院麻出乃立潁王制富文忠初不
與聞遂以語侵忠獻而引疾力去韓忠獻之喪富文
忠一不弔問

仁宗春秋高一日出巨軸付中書曰第四十二封乃
司馬文正乞立嗣疏也翌日進呈宰臣曰司馬光何
其疏之多也上曰非獨光也前後人共四十二疏卿
第議之中書袖歸翌日再稟上曰與密院同議又翌
日同進呈上問韓忠獻公曰宗室中卿厚誰韓忠獻
恐悚逡巡退立復問曾宣靜等韓忠獻久之曰事繫
陛下上曰朕懷此久矣顧未知卿等意耳探懷取紙
一番乃英宗皇帝藩邸舊名議乃定既退上歸宮顧
左右曰我有交代矣宮人衆泣其後成上意而不變
及慈聖光獻同聽政一貴璫間言兩宮而兩宮終
始無事者韓忠獻之功也

韓忠獻當國召王翰林珪至中書受立英宗爲皇子
詔王曰此事須面得旨中書以爲得體及對乃曰事
出陛下耶太妃耶今宮中有將臨月者姑俟之可乎
上曰專出朕意天使朕有子則豫王不夭矣立之以
慰人心又曰爲誰之子而立之上曰天知地聞濮王
子也遂退草詔詔有濮安懿王之子猶朕子也之句
景祐中仁宗皇帝嘗寢疾雖安巖弱時相呂文靖請
置大宗正司以濮安懿王監守節知其事蓋意有所
在而人無知者

熙寧中西賊圍羅迦城甚急賊得吾禁卒語之曰汝
語城中張大吾軍使速降當與汝爵祿卒敬諾之致
卒危梯上下瞰城中卒輒大呼曰西賊人少糧盡朝
夕去矣城中堅守之賊怒臨之雖古忠烈之士無以
過也

仁宗皇帝朝有獻新樂者其音近鄭衛衆謂非古遂
寢熙寧中劉几等頗采用之教坊樂工其乙詣几上
書以爲不可几以書聞付太理問狀工曰國朝所用
王朴樂爲近古今几所奏純清而不濁鄭衛音也又

兩宮聲大宮微而此宮高是有兩君之象天無二日
國無二王樂之所諱時以爲狂編管幾縣未幾哲宗
出閤遂即帝位
張大夫士澄房兄士寧居咸平縣豪有力性嗜雞子
日食十數以爲常其王典厙冀五郎者每爲畜之一
日蓁方探篋取之一自篋中直上而升至士寧庖舍
而墜地氣若黑霧其臭薰烈家人驚異問火起堂廡
帑藏須臾而盡嘗畜皇祐錢萬貫謂之鎮庫錢焰起
爲煙毬而去不復銅滓糞生尋自服砒霜爛腸子

張大夫幼子嗜鮮鱖張運判湖南其子買魚剖腸
羹羹沸剖魚游泳鼎中羹成鮮活若不剖者視之則
剖矣遂絕烹鮮

聶源者嘗語張大夫曰眞定府都監王文思嗜牛肉
一日方醢肉几上肉中哀號累日不絕蔡元長作尹
聞而取視之其聲益悲命爲棺斂飯僧燒之灰燼中
得白骨一副

吳越王子太師雅之女適張氏生子名堯封與堯佐
爲宗表兄弟堯封南京遂娶曹氏堯封俊邁從

學山東孫明復至其舍執事皆堯封妻女如事親焉
時文昌侍南京于彦博彦博若並師明復明復遂薦堯
封于文氏爲門客張文之奸始于此矣堯封就舉與
張文定同保將引試語文定曰宗表兄自無錫宰歸
常住未舉資及還堯佐但與錢五百文後堯封舉進
士第仕至州推官卒其女入宮中爲婕妤沈氏養女
是爲[illegible]皇后久之得幸仁宗貴寵日盛時相乃爲
訪其族氏會堯佐以太常博士知開州還時相因以
白上除祠部員外郎府界提點壽繼遷權遂自待制
河東轉運使拜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即自刑部員
外郎除給事中拜端明殿學士提舉在京百司遷三
司使未幾降制拜節度宣徽群牧景靈四使一日大
旱策免宰相潞公召自蜀將至闕下貴妃親視供帳
以待其夫人入謝衆論喧然時貝州王則叛仁宗北
顧妃乃陰喻潞公貝州事明鎬將有成績可請行潞
公既行貝州平潞公以功拜相群論漸息曹氏後封
越國夫人
貝州叛仁宗皇帝召張文定欲遣之文定陛呆嘗知

兵且薦明鎬自代退以告陳恭公明將行復問事宜
千文定文定告以地道攻城爲上策薦邢佐臣王其
事貝州平卒以地道攻城成功佐臣推功第一
張堯封少從孫明復學于南京其子去華與貴妃常
執事左右及貴妃數遣使致問明復明復閉門拒之
終身
侍講楊畋卒李壽朋詣先公曰楊公死無以殮幸經
筵諸公賻之先公時爲翰林侍讀學士既賻之且言
李曰此事當告之上明日經筵先公啓曰楊畋家貧不得受其遺賂仍使宣諭
以殮陛下幸矜恤仁宗嘗之少選中使賜黃金百
兩仍語中使曰楊畋家貧不得受其遺賂仍使宣諭
王其知仁宗之眷遇臣如此
李東之李受自侍從請歸老先公時在經筵因而奏
曰東之等尚可陳力而亟請老近年士大夫貪冒爵
祿年踰禮經而不知止者多矣望陛下稍加恩數以
勵風俗已而詔就資善堂會經筵官賜餞內出珍果
名花巨觥酌勸時人榮之北之二疎
真宗飲酒三斗不亂一日召輔臣賜飲至三斗復進

巨艦觝退而酒出詔貯之三觴中雜永欽酒以賜
臣明日開視之不能辨也輔臣既對問上所以上笑
曰古人謂酒有別腸豈虛言哉
汴河舊底有石板石人以記其地里每歲興夫開導
至石板石人以爲則歲有常役民未嘗病之而水行
地中京師內外有入水口泄水入汴故京師雖大雨
無復水患昔人之畫善矣偶張君平論京畿南京宿
亳陳潁蔡等州積水以南京言之自南門二堤直抵
東西二橋左右皆瀦澤也漁舟鳴榔如江湖君平詩
補借汴夫三年通泄積水于是諸郡守令等始得濬
汴河道三年而奏功凡瀦積之地爲良田自是汴河
夫借克他役而不復開導至元祐五年又
蒼河並以木岸後人止用土筏棧子謂之外添裏補
河身奔兌即外補之故河日加淺而水行地上矣
南京去汴河五里河次謂之河市五伐國初官府於
至舟車所聚四方商賈孔道也其盛非宋州比凡群
有宴設必召河市樂人故至今俳優曰河市樂人者
由此也

世宗開御河本爲漕運計御河其不可廢也
前人每子弟及冠必置盛饌會鄉黨之德齒使將
者行酒其巾裹如唐人之草裹但繫其脚于巾者
行爻兄起而告客曰某之子弟僅于成人敢有請將
冠者再拜右席者乃焚香善祝解其繫而伸之冠者
再拜謝而出自是齒于成人冠服遂同長者故謂之
巾裹亦古之冠禮也今冠帶尚謂之巾裹其由是矣
此風廢亦百年矣
張融自樞密直學士守蜀歸監在京趙院後爲福唐
副使建第差壯麗太宗皇帝一日語吕閒卿建第
甚雄朕方要一庫未成可輟之即日遷居佛寺今新
衣庫是也
慈聖光獻皇后養女范觀音得幸仁宗温成患之一
歲大旱仁宗祈雨甚切至燃臂香以禱宮人內當皆
右左燃之祈雨之術備盡矣天意弗荅上心憂懼温
成養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威動六宮時相認之
以爲其姑乃陰謂丞相請出宮人以弭災變上從之
温成乃白上非出所親厚者莫能感天意首出其養

女以率六宮范氏遂被出而雨未應上問臺官李惠之曰惟册免議未行耳是夕鎖院賈氏營救不獲時相從工部侍郎拜武鎮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北京雨遂霆

自眞宗皇帝澶淵之幸朝廷不復講武實元中元昊始遣介稱教練都使乞于其國中自稱兀卒又乞五音爲六當時朝議既以天下久太平未嘗議經武之策而石元孫劉平輩概盡意言兵以賊爲可討獨呂

春卿上疏曰彼之國中自號兀卒而六音且奉

臣子之分如常可姑從之而我治武備以待其變張文定亦繼有請今武備不講宜如吳育之議因可爲不得請再遣使乃稱閤門使邊臣乃舉兵由是寶元慶曆西師累年內外騷動至明堂當大霈仁宗問張文定赦目文定建言乞示西人招徠之意上欣納之曰朕意也于是元昊入貢西方以寧

張元許州人也客于長葛間以俠自任縣河有蛟長數丈每飲水轉橋下則人爲之斷行一日蛟方枕大

石而飲元自橋上負大石中蛟蜿轉而死血流數里
又嘗與客飲驛中一客邂逅至主人者延之元初不
識知也客乃顧元曰彼何人斯元厲聲曰皮裹骨頭
肉人斯應聲以鐵鞭擊之而死主人塗千金之藥久
之能蘇元每夜游山林則吹鐵笛而行聲聞數里群
盜皆避元累舉進士不第又爲縣宰笞之乃逃詣元
昊將行過項羽廟乃褁囊沽酒對羽極飲酣酒泥像
又歌秦皇草昧劉項起吞并之詞悲歌累日大慟而
遁及元昊叛露布有朕欲親臨渭水直據長安之語

元所作也後廊延被圍元實在兵中于城外寺中遥
曰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張元從大駕至此其賊屢
如此昊雖彊黠亦元導之也

富文忠至和間既懷立嗣之命宮教蔡抗陰伺英宗
起居英宗之立爲皇子也恐懼遜避卧終日不起抗
以利害動之即起拜命及英宗即位以抗故人也日
思大用召自定州且有參知政事之除至闕下英宗
上仙抗尋亦卒

先公三守平涼召自許州及對英宗皇帝曰端明舊

德不當更守邊但顧在廷無如端明者且爲官家行便當召還先公曰陛下方卽位邊有警豈臣避難之時然陛下以官家自名呼臣等以官未正名分英宗和中端明時知開封府至宮中救火已望見顏色如端明才望豈在人後欲召別殿訪政亦未敢耳先公曰今陛下何所避耶願諭臣臣將詣政府論之英宗方謙損爲德遽曰無須爾也然恩遇異常至食御樽日有所賚一日兒女婚嫁遣中使問其姓氏悉賜冠被及行錫黃金百兩及至渭乃解圍去遂遂息會韓魏公副使王疇薨英宗喻執政曰可除王某補之時相退而不荅或曰方邊有警擇帥累日王某命下卽邊人喜躍乃亦解去王某歸不知何人可代上曰豈其終身守邊耶然竟爲執政所格英宗親遣李若谷諭此

先公爲諫官論王德用進女口仁宗初詰之曰此宮禁事卿何從知先公曰臣職在風聞有之則陛下當改無之則爲妄傳何至詰其從來也仁宗笑曰朕是

宗子卿王某子與他人不同自有世契德用所進
口實有之在朕左右亦甚親近且留之如何先公曰
若在疎遠雖留可也臣之所論正恐親近仁宗色動
呼近瑞曰王德用所進女口各支錢三百貫即今令
出內東門了急來奏遂涕下先公曰陛下既以臣奏
爲然亦不須如此之遽且入禁中徐遣之上曰朕難
帝王然人情同耳苟見其泣涕不忍去則恐朕亦弄
能出之卿且留此以待報先公曰陛下從諫舍之美
王所未有天下社稷幸甚久之中使奏宮女已出東
門上復動容而起
故事季春上池賜生花而自上至從臣皆簪花而歸
紹聖二年上元幸集禧觀始出宮花賜從駕臣僚各
簪十枝時人榮之
一本云自宰臣五
張文懿罷相由范文正攻彈也文懿復相一日仁宗
語文懿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可施行之文懿曰
仲淹法當詠然不見章疏乞付外施行上曰未嘗見
其疏但比有爲朕言者且議其罪文懿曰其罪大無

宅法無文案即不可行望陛下訪之凡數日則一請
其疏月餘凡十數請上曰竟未見之然爲朕言者多
矣可從未減曰人臣而欲廢君無輕典既無明文則
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解即曰仲淹在外初似疑今
既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心上深然之
張文懿既致政而安健如少年一日西京看花回道
帽道服乘馬張蓋從入鄭門監門官不之識
也且禁其張蓋以門籍請書其職位文懿以小詩大
書其紙末云門吏不須相怪問三曾身到鳳池來監

門官即以詩進仁宗遣中使加以酒旋問姓
李太后薨未發哀以此禮葬章獻皇后即引仁宗手起
身曰昨夕聞有宮嬪
屏後后復獨坐簾下曰恒公欲聞諜人家子母耶
靖曰陛下爲劉氏血食計則早正典禮后默不語遂
遷于皇儀殿以后禮葬之及章獻上仙謂言不入者
文靖力也
仁宗初徹簾聽政一日遽出詣奉先寺發李太后棺
視之其顏如生上慟而後改卜由是群疑悉亡

寇忠愍知永興軍于其誕日排設如聖節儀晚表貢
道服簪花走馬承受具奏寇準有叛心眞宗驚手出
奏示執政曰寇準乃反耶先文正熟視笑曰寇準許
大年紀尚駃耳可劄與寇準知上意亦解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置會
夜午臺官論之楊文公以告先文正文正不荅退以
紅牋書小詩以遺和文且以不得預會爲恨明日眞
宗出章疏文正曰臣嘗知之亦遺其詩恨不得從
太平無象此其象乎上意遂釋慶曆中鄭天休訐

[illegible]氏事既退達曉道路事論[illegible]造朝事遂
未論之時呂許公當國亦以太平無事而乃有此
遂仁宗意未解許公曰臣觀赴會姓名若[illegible]
至得詩多人代之臣欲召至中書戒諭上從之[illegible]
[illegible]來第一人至者
丁晉公會忠楊文公一日詣晉公既拜而[illegible]
晉公曰內翰[illegible]將[illegible]地文公起視其牀座曰
公坐處幕覆天時人爲其徼而有理
仁宗朝禁中夜火執政趙韓東華門閉而不納遣[illegible]

諸門皆然王沂公語呂許公曰可斬開而入許公曰
不可自東而南而北周旋叩閽至日高方聽兼門
有旨百官皆坐而入殿宇多灰燼上御升平樓垂簾
呼萬歲拜如常儀自沂公以下皆拜許公獨揖慕容
立上遣使問之許公曰昨夕宮中災今日未面天顏
臣不敢拜于是巷簾上隔軒陛許公即再拜或問
然曰禁中火方擾攘復斬關而入不惟上益驚懼
仍它變也垂簾之下未見天子萬一誤拜其將奈何
張文懿爲祖洪今一道士詣邑熟視文懿不語久之
頂間取丸藥十粒顧文懿曰可餌之文懿即餌之
道士微笑復取之至九十粒即吐道士浴之使再餌
之復吐其四實餌八十六粒道士曰明日可到城外
觀也明日詣之謂文懿曰欲爲神仙耶欲爲宰相耶
文懿曰欲爲相耳道士咨歎久之留一書封緘甚密
且候作相老勸時開竟不知其何人也文懿八十六
歲未嘗有疾至上元偶思道士所留書啓之乃彩選
一册因會子弟作選至宰相視上惟有眞人耳始悟
道士意也明日道士忽至顧文懿曰打疊了未語畢

而去使人訪之卽臥店中卒矣文懿忽覺腹痛須臾
一囊下藥入十六粒炳然如新遂葬藥于三實堂下
是夕薨
張文定守蜀重九賣藥市拂晨驟雨隨行醫官張子陽
避雨玉局觀須臾晴霽樹上白衣翁竚立顧視子陽
曰我有一事要爾通意主人子陽唯唯卽出藥二粒
如粟米大俾遺文定子陽曰嘗識尹否翁嗟何氏翁
曰我姓葛倚郎巳兩守蜀我嘗見之子陽曰止此一
來耳翁曰說與主人他日再來此相尋子陽持藥具
白文定以聞一兩置藥一粒煨之須臾有聲如遠砰
然清越非常諦聽間忽有圓光出合內煥耀滿室嘗
面取之乘成黃金文定乃餌其餘藥一粒使再訪之
不復見矣
呂文靖罷相孔中孚道輔以直亮自任無所忌避一
日臺獄事連文靖子卽攝付吏及文靖復相凡涉事
無所建明悉取上旨既累月仁宗曰呂夷簡今罷作
相並不主事文靖遽言臣前日爲朝廷不避仇怨身
當國事臣方罷去而諸子卽坐臺獄臣死塞朝廷眷

顧子孫必無也臣是以不敢當事止俛首田但勉之
文靖再拜遂留身出紙一番皆進退人物上悉可内
外遷徙數日間凡數十人皆文靖平日所厚一時驩
李之盛本朝無比
張文定嘗云在翰林時當章郇公致政麻命下同朱
景文往賀之因語及之曰昨日宣召受旨上眷遇之意
甚厚何遽謝事也郇公曰不可待不厚時引去也文
曰亦恐更耄年則忘了矣文定與景文相顧而笑退
而相語曰是何言歟何忘之有及老矣乃知郇公之

言爲然蓋在得之時與奪每爲思慮所惑不若少時
能斷故孔子所以戒也文定自六十七後遂屢請歸
予嘗論之陽舒而陰欽物之理也及其老矣陽衰而
陰盛是以好欽之意生君子終始之際可不慎乎
慶曆中韓范富執政日務興作時章郇公爲相張文
定因往見之語以近日諸公頗務興作如何郇公不
荅凡數問之曰得象每見小兒跳躑作戲禁止不得
到觸着墻自退耳方其舉步時勢難遏也未幾三公
悉罷文定嘗曰事不可競古諺曰遲是疾疾是遲斯

甚有理當其盛衰之際不勞力而成不勞慮而敗理之常也

寶元康定間西人犯邊用兵累歲遼人窺我遣使求關南之地富文忠既行疑時相與已不協輒發國書觀之乃與所授詞果不同馳歸請對具言之詔付文忠詣學士院視學士改書然後行元授書五函皆許其添歲賜也每出一函待不從然後旋出之文忠輒留二函于雄州既至文忠抗論不屈徐出一書遼人意未厭復出一書至于二遼人密探文忠篋中止有三書遂從約文忠使還持二函以歸歲減聘者二十萬

庾嶺險絕鬧天下蔡子直爲廣東憲其弟子正爲江西憲相與協議以墾鑿其道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南北三十里若行堂宇間每數里置亭以憩客左右植梅夾道行者忘勞予嘗至嶺上仰視青天如一線然既過嶺即青松夾道以達南渠流泉涓涓不絕紅白雜英風非有前世南北之異

雄州太平久矣遞遞同風江西舊漕鹽至州有餘悉輸于官漕舟沿江貨所

私鹽既盡遂盜官物鬻盡舉舟沉之聲言風水所
拋失十三四而盜取監臨私貨抵法枕藉于市蔡子
正爲江西憲建言鹽至江西有出剩者乞據其數給
江西價之半朝廷從之今數十年官物既鮮盜爲
舟楫完歸刑法爲減百世之利也中間浮浚之人
再減其五其弊如初張頡爲江西憲也神宗戒其
守蔡捷之法于令賴焉

太祖一日幸後苑觀牡丹召宮嬪將置酒得幸者以
疾爵再召復不至上乃親折一枝過其舍而簪于髻
一婦人敗之耶即引刀截其腕而去

太祖頻幸趙普第普每聞車駕將至必喜而出迓
夫人得幸太祖輒以告普普聞之即入賀太祖固辭上後勤之太宗顧庭下曰今
日宴射後苑上酌巨
觥勸太宗太宗

告曰某在官失不自慎嘗私用官錢爲家僕所持
要長女拒之則畏禍從之則女子失身約在朝夕所
以舉家悲泣也垂崖明日至門首候其僕出卽曰我
白汝主人假汝至一親家僕遲遲强之而去出城
導馬前至崖間卽疏其罪僕倉皇間以刃揮墜崖中
歸告其隣曰盛僕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干
事也

岳州唐白鶴寺前有古松合數圍平頂如龍形呂洞
賓昔嘗憩其下有一翁自松頂而下前揖甚敬洞賓

詩之曰我懶神也洞賓曰邪耶正耶翁曰若其邪
安得知眞人哉言訖升松而去洞賓卽題于寺壁曰
獨自行時獨自立無限世人不識我惟有千年老
精分明知是神仙過

鄂州黃鶴樓下有石先徽名曰不照其右巨石世傳
以爲仙人洞也一守閽老卒每晨興卽拜洞下一夕
月如晝見三道士自洞中出吟嘯久之將復入洞卒
卽從之道士曰汝何人耶卒具言其所以且乞言者
道士曰此洞間石速抱一塊去卒持而出石合卷從

而入明日視石黃金也鑿而貨之衣食頓富爲縣
所察執之以爲盜也卒以實告官就其家取石至鄰
即金化矣非金非玉非石非鉛至今藏于軍資庫中
一瞽有詩記之

元憲即位患方鎮猶習故常取于民無節而意多歲
一日召便殿賜飲款曲因問諸方鎮爾在本鎮除
公上之外歲得自用爲錢幾何方鎮具陳之上輸
有我以錢代租稅之入以助爾私爾輩歸朝日與
樂何如方鎮再拜即詔給侯伯隨使公使

京亦聽半給州縣租賦悉歸公上民無苛斂之
至今侯伯尚給公使錢以此也

太祖即位方鎮多偪蹇所謂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
召諸方鎮授以弓劒人馳一騎與上私出固子門大
其中下馬酌酒上語方鎮曰此處無人爾輩要作官
家者可殺我而爲之方鎮伏地戰恐上再三喻之伏
地不敢對上曰爾輩是眞欲我爲主耶方鎮皆再拜
稱萬歲上曰爾輩既欲我爲天下主爾輩當盡臣節
今後無或偪蹇方鎮復再拜呼萬歲與飲盡醉而罷

寇忠愍爲執政尚少上嘗語人曰寇準好宰相但太
少耳忠愍乃服何首烏而食三白鬚髮遂變十是拜
相
李文靖端默寡言堂下花檻硯圯經歲不問魚軒二
日語之文靖不荅累以爲言文靖曰豈以此故動吾
一念哉亦不之問既薨盛夏顏色不變吐香如蓮花
七日不滅
先文正在中書一日拥其案曰安得見李同年耶李
謂文靜也同列叩之曰文靖與某在中書邊事方
恐予嘗謂曰何日事定文靖曰陛下天資高明奈
之君也今二未寧故不暇某老矣它日適當公手
是時方東封西祀建立道宮皆如文靖之言
先文正雖年六十而久病氣索人或勸其引疾而去
文正曰予豈不知此者乎顧諸公未有以禦代者恶
貽上憂也寧受貪冒之名以報上恩耳文正薨丁謂
之徒既相朝廷紛紛識者歎其先識
馬樞密知節勁直自任持大笏入朝上頗怪之馬曰
臣見本院長官多欺陛下臣不怕驚動官家惱亂宰

相則打煞此厮兒久矣上慰勞之

孔中丞道輔爲州椽太守到官三日謁廟廟有蛇以

爲神每祝之則蛇自神像鼻中直出飲酒孔方讀祝

蛇亦飲孔讀畢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蛇何得

輒干敗壞其廟而去

掌侍讀詢以文稚自任久在侍從忽求爲濠州既赴

官先文正文正曰何以求此曰聊以温故耳文正

笑差一通判去伴舍人讀書梅其去快快益不平

呂夷簡博士吾夷簡通判濠州梅詩人曰何處得簡

來也會讀書梅聲文正適與王沂公同坐學

士王因以梅語白文正曰君善待呂公呂公它日與

王公同作相舍人方作學士梅愈不平王亦爲過言

其後王沂公呂文靖同宰席梅適除學士

廣東老媼江邊得巨蚌剖之得大珠歸而藏之篋中

夜輒飛去及曉復還媼擾失去以大釜貴之至夜有

光燭天隣里驚之以爲火也競往赴之光自釜出乃

珠也明日納于官府今在韶州軍資庫予嘗見之其

大如彈狀如水晶非蚌蛛也其中有北斗七星隱然

而見賚之半枯矣故郡不敢貢于朝
咸平縣僧藏佛牙一株其大兩指許淡金色予嘗請
而供之須臾舍利自牙中出初如露逕行牙上或遠
數十步求者輒得予請至四十八粒欲求爲四十九
粒也經夕不可得明日發篋則已足其數又或謂自
有甘露究中出者明日再往請之不得遂出陳州門
千數里請竟不得因拜辭而歸拜起一粒白甘露究
出其大如菉豆光彩炳然後神宗迎之禁中遂御封
塔而歸之今人罕得見者

刖道左有石洞入洞十足有石門門開有仙人
記兩之多少商人或過洞外必森然心動莫不加
敬

麥峽將至瀧堆峽左巖上有題聖泉二字泉上有
大石謂之洞石而初無泉也至者擊石大呼則水自
石下出予嘗往賚香俾舟人擊之舟人呼曰山神土
地人渴矣久之不報一卒無室家復大呼曰龍王施

王萬姓渴矣雖霖雨大注將正月雪寒其水如揚或
曰夏則如水凡呼君必以春歲必以龍生而呼之水
乎是出矣
范文正以司諫出使江南至宿州聞郭后廢乃復命
歸京師至國門呂文靖遣其長子候之曰司諫其來
以廢后事耶文正矛荅既得對乃盛言之竟以是罷
職
李邦直張舜明嘗謂予曰神宗晚年建立三省所以
分執政權而互相考察規模遠矣今上初俾侍宴其
喻執政曰延安郡王可出閤當議官儀乃曰司馬
光端重宜爲宮官亦漢羽翼之謂也如呂公著孫覺
皆可作之其下當擇功臣子弟若文鴛慶可任洗馬
之類此孟子謂巨室大家人所慕之意足以取重眷
宮矣除目具而神宗棄天下今司馬公之來是未命
也
六姪震嘗謂予曰神宗一日召執政詣天章閣而吳
雍與震預召時爲中書檢正官也及對乃議官制除
目初執政進呈三省印上日始欲以金而今御寶乃

金也塗金可耳執政既進除目止笑曰三省密院官
姑置之乃議吏部而下及某官除某乙則俾雍震互
書之至太常少卿止曰此必慎擇人執政屢薦名省
不應上意至禮部郎中則曰此南官舍人非他曹可
比可除劉摯至著作郎則曰此非蘇軾不可少選上
默久之曰得之矣太常少卿可除范純仁既畢即曰
朕與高遵裕期某日當下靈武侯告其捷當大慶賚
至是官制可行除目可下仍戒之曰外人有知者不
過卿等數人泄耳又命執政戒雍震其後靈武失利
官制隔歲乃下比之初議十改五六矣

蘇子瞻既貶黃州神宗每憐之一日語執政曰國史
太事朕意欲俾蘇軾成之執政有難色上曰若軾剛
用曾鞏其後鞏亦不副上意上復有旨起蘇軾以本
官知江州中書蔡持正張粹明受命震當詞頭明日
改承議郎江州太平觀又明日命格不下曰皆玉禹
玉力也

王和甫嘗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數欲用之玉禹玉輒
曰軾嘗有此心惟有螯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

不敬乃反欲求蟄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
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
龍孔明臥龍豈人君也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乃欲
覆人之家族耶禹玉曰宅舒亶言爾子厚曰亶之唾
亦可食乎

楊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宋丞相構亭花側曰無雙
謂天下無別株也仁宗慶曆中嘗分植禁中明春輒
枯遂復載還廟中歐蘇出城過村寺寺老僧必迎于道
張文懿爲祉洪令時出城過村寺寺老僧必迎于道
邀近過之亦必出迎文懿怪而詰之僧曰長官來則
山神夜夢告某曰相公至矣一日復往而僧不出文
懿曰不出何也僧謝曰神不我告也文懿以爲誕使
僧問其所以夜夢告曰長官誤斷殺牛事天符已下
不復相矣文懿驚駭省之果嘗有殺牛事也遂復改
正明日再過寺僧復出曰昨夕山神云長官復爲相
明日當來但減筭耳後文懿三入中書
史朝請琳云其舅張仲元患風痺平生飼桑螵蛸圓
及死自口吻有黑氣出戶數丈視之螵蛸無數

榮州威遠縣民間忽有雷電入其舍須臾震震已而于其柱題曰疾疾二字不知其何謂也

太宗即位以太祖諸子並稱皇子嘗曰猶我子曰何有分別其後皇族遂不以疏密尊卑皆加皇字故有皇兄之類非典故也予嘗宗正嘗建言乞如春秋之制名冠其父祖所封國王子曰王子公孫惟皇子得稱焉時呂申公喻太常少卿梁燾沮格不行宗正寺玉牒仙源類譜皇屬籍自慶曆八年張文定以翰林學士爲宗正寺修玉牒官修進之後至元祐元年五

四年五年玉牒官皆一時名人宋次道輩是也未嘗成書神宗朝官制行分隸宗正寺至予爲丞方建明修完其間最難取會者宮禁中事與皇族女夫官位耳恭慶曆前皇族女尚少至元祐間不下萬員予請于朝官禁事乞會內侍省御藥院皇族女夫附于屬籍不必書其官但書其適其人可也朝旨從之遂蔵成書然玉牒事迹皆取三省樞密院時政記與日曆修者其禁嚴甚元祐末遂令史院官修撰送宗正寺書緣益丞失其人非典故與官制也亦自予罷丞令

千餘年不聞復進書矣國書嚴奉未有如玉牒者祖
宗以來用金花白羅紙金花紅羅標黃金軸神宗時
詔爲黃金梵筴以軸大難披閱也予進神宗玉牒始
用此制又以黃金爲匣鎖鑰皆黃金也進畢奉安于
太廟南宗正寺玉牒殿予初白執政官乞修寺書自
司馬丞相呂丞相而下無一人知此典制者皆曰玉
牒用玉簡刋刻如冊者也其玉牒典制尚不悉知書
之廢亦宜矣

史 門 琳云通判許州有路分都監郭虞卿妻乳母
禮塔數年禮數將滿嘗以薏苡記其數薏苡忽自罅
中跳躑視之舍利滿前皆自薏苡中出凡得數勺須
更所禮銀塔中靈光煥然舍利如雨又須臾乳媪兩
脇生舍利無數禮塔則舍利隱痛媪益勤不懈數日
失塔所在

黃魯直嘗問王荆公世謂四選詩丞相以歐韓高于
李太白耶荆公曰不然陳和叔嘗問四家之詩乘閒
發示和叔時書史適先持杜集來而和叔遂以其所
送先後編集初無高下也李杜自昔齊名者也何可

下之魯直歸問和叔和叔與荆公之說同今人乃以
太曰下歐韓而不可破也
孫威敏治平中起自謫官以觀文殿學士知慶州至
鄭州會西使至時威敏已授館驛中州將白威敏徙
居曰我大臣可爲陪臣避耶已而使至威敏太啓其
門設矮榻偃卧堂上鼓笛自若西使至門望而問之
左右曰慶州孫經略也西人俛首而過
張文定留守南京高麗使者至例當留守迎送文定
曰我前執政也可與陪臣禮乎遂不出而遣少尹
以其事聞神宗以爲得體仍令中書降旨楊州令隨
升之如張某所請
司農寺請鬻祠廟每廳若干錢張文定留守南京而
以其事聞于神宗大駭之即批其奏曰慢神黷禮無
甚于此詔天下速罷之司農官罰金
金州推官母王氏朱道誠之妻也日誦十句觀音心
呪時年四十九病篤家人方治後事王氏恍然見青
衣人曰爾平生持觀世音心呪但復少十九字增之
當益壽王曰我不識字奈何青衣曰隨聲誦記之乃

曰天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離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爲塵
灰之而醒疾亦尋愈後至七十九其孫浩信厚士也
爲予道其詳如此

金州井宣士大夫來道之 一一 思音必

其子北臨天下垂簾之同勲宣撫金

以其事聞于神宗大悅之明出其奏曰勲輔讜慮無
后豐芑請臨同聽垂簾聽政文武留守南京而
其文吻乘其祖請

以其事聞神宗以付中書劉音難決會

續聞見近錄

宋 王鞏

先公在諫官時大旱請對乞駕出祈雨仁宗曰太史
言月二日當雨月一日當出先公曰臣謂是日無雨
上曰卿何以知之曰陛下既知有雨則安用祈求知
有雨而祈非誠也天非至誠不格臣是以知無雨也
上曰明日當出先公曰臣乞傳旨閤門上即召近瑞
瑜曰明日於醴泉觀等處祈雨先公曰何不遠出豈
憚熱乎凶歲百姓乏食將不給矣上每意動則耳輪

先亦厲聲曰待去西太一宮先公曰乞傳旨上曰卿
不知與故出城不預告也先公曰此國初以來防不
虞耳今太平久矣人渴望清光預使知之不過村落
觀駕者爭爾上乃喻旨翌日特召先公隨駕非例也
是日熾日塵埃遍空玉色不怡及歸至瓊林苑憩畢
有雲烟起西太一宮上上瞻顧間雷霆大震遂雨至
鄭門自逍遙輦易平頭輦且徹蓋以承雨入內傳旨
先公明日入對及對上喜甚曰此雨卿所致也先公
曰陛下盛德格天天下之幸上曰昨夕歸內不敢寢
於殿下設香案焚生龍腦十七斤以謝天左右進徹
亦却之立至三更自頂至踵無不霑濕先公曰陛下
雖答天之誠如此盛德之至也然陰氣不可不防宜
爲社稷自重上曰當無雨之際恨不身爲犧牲何暇
自愛也
先公尹京一日以府事對仁宗留之曰朕有一事要
與卿議今待命一相誰人爲可先公曰臣在諫院不
避嫌疑人指爲朋黨今陛下命相臣安敢薦人上曰
卿事朕久何所形迹先公曰臣安敢言其姓名但不

因內臣言宮女不知姓名者是好宰相上曰除非富弼也先公再拜曰陛下得人矣數日鑾院宣文忠拜相數日先公再對上曰前日與卿議富弼作相果慰人望當麻出時朕遣十數小璫伏朝堂及麻出百僚皆曰好宰相朕喜累日卿有事無問如何但奏取來因諭曰卿在諫院日章疏有可以爲朕規戒者錄來要留觀禁中先公再拜而出遂以諫疏稿悉上之

嘉祐中大神宗即位被問規之曰急促馬策司就近差兩指揮兵士教之當世善因談事發兵須得擇審臨院宜有內臣傳宣發兵此事不可啓上深然之即於榻前出宣付近侍而去神宗之時論以爲得體

仁宗在春宮乘閒時畫馬爲戲內臣多乞之張文潛爲太子論德亦從乞之上曰師文豈可與馬也乃大書賁亮天地豁予一人八字以遺之文潛奏閒內中交賀要瑞周懷政上書戲爲哥哥懷政走詣上乞書上大書曰周家哥哥斬斬時以爲戲也其後退傳三

入中書爲相操政竟處極刑
劉摯元忠知真定入寺見僧坐禪以爲不敬挫辱
司僧告吏曰願少憩供答吏可之僧即踞鉄而化衆
甚異之他日有僧以事至府元忠急呼杖之且曰少
王荊公領觀使歸金陵居鍾山下出即乘驢子嘗謁
之既退見其乘之而出一卒牽之而行問其指使相
公何之指使曰若輩卒在前聽牽卒若輩卒在後即
驢矣或相公欲止即止或坐松石之下或山野旅
曰安有此退語諸公曰我輩眷戀爵祿爲士見
此遂力請罷
先晉公之謫華州也一日召伯祖叔祖同詣陳希夷
希夷不出戶而接之坐久不語忽問曰更有子乎晉
公曰仲子在舍希夷曰召之及至門希夷出門迎顧
祖曰倚兄作官或問希夷曰此君鼻偏如何希夷曰
今日拜相明日鼻正又懇文正曰他日至此願放此
先文正曰二十年太平宰相顧伯祖曰進士及第叔
地租稅其後卒如其言及眞宗西祀汾陰文正以前

言啓之上卽詔釋雲臺觀租稅
蔡君謨始作小團茶入貢意以仁宗嗣未立而悅上心也又作曾坑小團歲貢一斤歐陽文忠所謂兩府共賜一餅者是也元豐中取揀芽不入香作密雲龍茶小於小團而厚實過之終元豐外臣未始識之宣仁垂簾始賜二府及裕陵宿殿夜賜碾成末茶二府兩銙許二小黃袋其白如玉上題曰揀芽亦神宗所藏至元祐末福建轉運司又取北苑槍旗建人所團茶者也以爲瑞雲龍請進不納紹聖初方入貢不過八團其製與密雲等而差小也

劵頭金帶惟見任執政前宰相乃賜之張文定欲引進諸公與上神宗始欲與王荊公同執政文定欲引進諸公與上意不諧又欲俾爲樞密使文定復請罷將官上曰其理如何文定曰兵行詭道若古人以十萬號百萬之類是也今五千人爲一將出兩將則敵知其衆人爾上曰卿是不欲任事矣乃以宣徽使留視藏文定辭上曰留卿非爲此職時有訪問及諸典故耳歲餘文定堅請去上甚眷及辭賜以劵頭帶且以前宰相

禮遇之其後或以爲例非始意也嘗見宋次道云
日夜二鼓樞肯張誠一以小紙批問前執政有無勛
笏頭帶例次道答以無之不知其意在張公也
張文定自陳徙宋召入覲既見神宗御崇政殿將引
詔明日前殿引及見卽召對賜坐啜茶上諭曰卿宿
德前殿始御靴袍所以昨日輟崇政引見退而諭閤
門今後前執政官見日不以班次引前殿著于令
張文定與趙清獻同除參知政事前此韓公絳除參
知政事邵公亢除樞密副使故事執政官以先後入
次之清獻居下列上旣坐復起屏後召閤門令張某
次曾某韓某次張某趙某次韓某邵復居下列及對
留文定曰早來班次可見朕意卿舊德暫除參知政
事爲資級爾行且大用方六日而文定以憂去
文潞公守蜀一日宴飲夜深雪作諸卒輒毀馬屋五
間爲薪指使入白潞公曰更毀五間與之酒竟不輟
卽諭取佗屋補之
慶曆中仁宗親除先公歐陽文忠蔡君謨余安道四

公爲諫官先公實居其長三公曰公宰相子且不貧
朝廷責之必不至嶺外縱遠亦可行我輩踈遠且貧
凡論事必其先之先公以爲然當時號先公口猶打
鬲三公曰一棚鬲云
仁宗初獨聽政范文正以進擬資叙班簿圖上之異
曉上心使執政者不得越次欺罔執政以事危之遂
謫知饒州諸公出餞語文正曰前黜已光今更光矣
文正謔曰今回光後回光直待上牢了仲淹方是可
期耶衆大噱

慶曆中范文正富文忠韓忠獻執政議斬邊帥范文
正力爭之至論上前退之厥陛文忠厲聲曰六丈無
在吾輩頭上矣其後文忠忠獻咸以爲不及
過待作佛文正曰上富春秋公等豈上殺人行看劒
張文懿爲鄧國公既致政還鄉時范文正守鄧置酒
高會軍校皆命坐文懿既坐即據主席而客文正席
於此所以主席無嫌讓者是之明日文懿復置會揮
中駭之文懿徐曰公知鄧州暫守此土耳老夫開國
金甚盛以帛三百端爲文正壽時人榮之右聞見近錄

進士張夢龍嘗與家人悉卧病張病極覺神氣冉冉
自身出須臾有吏卒導至大官府立庭下土有被衣
冠儼然而坐如王者問之曰張某也吏前趨白曰張
某昨因父病嘗刺心血和藥嘗增福壽王者令亟進
之曰二人送之以歸見其尸卧張驚知其死矣欲投
其尸百方不能入二人曰我注生注祿判官也詳我
燃蓆燈二座乃可入張驚諾二人去引一道廿至一
人曰九天司命也司命復問曰當許我一讌張請伺
有力酬之司命唯唯唯乃持劒步剛呪噀之際以劒
[illegible]
其屏而納之恍然復甦 右甲申雜記

乾道四年夏六月以同舍吳君一能本校閒見申
申二錄所闕凡二十六事錄如右從續記

從早罹中州之難不能保傳家圖籍之藏至於先
世文集所自著書亦皆散逸窮處江海極力訪求
僅獲一二如清虛先生平生詩文及論語傳今不
存而蘇黃秦三公所爲序照映方來猶可考也隆
興改元始得先生雜記三編於向氏乃令二子淹
涵各錄一卷且手抄末篇合爲一帙而藏之書中

所記元豐間爲中書檢正與聞天章議官制除目者則從之大父尚書公也四月甲戌四明西溪三近堂從曾孫從謹識

南遊記舊

宋 曾紆

鐵面御史

慶曆中貫昌朝鎮北都因奏韓魏公治恩冀河流斷趙征村岡勢不利國致皇嗣未立仁宗即中旦批付侍御史知雜吳中復亟往按治一日受內降至七對中復固請對乃既對以所授內降面乞盡付中書門下行出乃敢奉詔初甚嘵吳固爭不已乃從時人謂之鉄面御史

文臣陪扈

舊制游幸宴賞惟學士陪扈太宗好文藝詔卿制詩

並扈從唯吊喪問疾不赴

掖垣

掖御史臺連字俗謂之撚頭牒自李宗諤始中

丞呂文仲論奏不當宗引臺閣故事復奏宰相政

事堂禮上兩省官謂于堂上中丞率百官班于堂下

盖兩省客長吉尊則位居四輔叙位則禮絶有司令

御史以掖垣近司使同守監統攝亂堂階等威之

衙顯憲章謂中外朝廷真宗讀之從自定爲例

蛾眉班

中書門下班分東西向謂之蛾眉班自王溥始王溥

罷相歸班

錦帳嫁女

王介甫以次女適蔡卞集國未人奠時驟貴又愛此

女乃以天下樂錦爲帳未成禮而華侈之聲已聞于

外神宗一日問介甫云卿大儒之家用錦帳嫁女介

詞然無以對歸問之果然乃卷之開寶寺福勝閣下

爲佛帳明日再對
兄弟五草制
歷寧中韓子華自鄧州再入相韓持國方在翰苑
當制縮紳榮之元豐中官制行曲阜公除天官南
第生爲西掖行詞元符末魯公拜相曲阜以學士草
制曲阜對便殿以親嫌辭上云禁中以檢見韓維故
事乃批告兄弟送居詞禁兒行弟詞弟莭兒制是日
以天寧前二日樞密院罷散齋遂魯公押筵曲阜居
席詢會徽宣名鎖院魯公丹相莒耀一時又非韓氏

蔡京一屠沽

蔡京先生病中介甫日進醫一人甫自往候之
甫云他如何做得知制誥一屠沽耳又云稍修注告
詞是子固行當時便當論救特南雄已病華領之而
已

祖述

永州張子秀才云着人告有所祖述祖述者京祖述
祖如近世和靖持國祖述蔡公之類蔡京祖述楊墨

使丁仙現無所不爲以致人主一觀而已

本朝

韓圖中瑞筆龍慶判大將正儀同宗景乃乞以李梅氏爲夫人乞免宜繫及不召媒保中批依所乞許帥原在中書遂依已得揮過門孫子厚大怒倘書帥原在不白奏斥之盟誠諸侯以妻爲妻者天下共誅之惟頭可得此命不可下翌日龍圖宗司仍奪儀同時論佳寄以爲得防微杜漸之意後三年乃乞建立元符至托以東朝之命自草詔檢何本末相戾也

訓誡

李端愿宮保文和長子治園池延賓客不替父風每休沐必置酒高會延侍從館閣率以爲例至夜分寢閣什物供帳皆不移具元豐中會佳客坐中忽學士將鑽院孫巨源適當制願快不欲去李飭侍妾取羅巾求長短句巨源援筆欲書從者告以將掩門矣草作數語云城頭尚有三蘗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苦忽忽琵琶曲未終回頭腸斷處却更廉纖雨漫道玉爲堂玉堂今夜長李邦直在坐頗以卒章非佳語

巨源是夕得疾於玉堂後六日卒

二事自慰

黃寔自言平生有二事元豐甲子爲淮東提舉常平中以楊州厨釀二尊寄雍酥一奩遺之後十五年爲發運使暑泊清淮樓見米芾衣犢鼻自滌研於淮口索篋中一無所有獨得小龍團二餅爲遺人送之趣其滌硯來取有此二事頗自慰云

丁巳九月十四日早起校閱刻本一過汝林

王瑀

蒙古禱雨

蒙古人之禱雨者非若方士惟取淨水一盆浸石子數枚而已其大者若鷄卵小者不等然後默持密咒將石子淘漉玩弄如此良久輒有雨石子名曰鮓答乃走獸腹中所産狗牛馬者最妙

眞廟訪醫

王文公寢疾眞廟屢訪醫者視之仍不得輒歸如是

半年一日王氏以計聞而舊者諸人日事厮
與一服藥且大家厮雜

防城得官

林德中河朔舉人皆以防城得官而范昭作狀元張
有任并雖事業荒踈亦皆被澤時有無名子嘲曰張
存解放旋風砲任并能燒猛火油

齊賢善啖

張司空齊賢罷相知安陸賓客會厨吏窘實一金潔
木桶厲側窺公所飲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漲滿桶

外甥婿

宋世旧事

宋 程顺

少師影帳畫侍婢二人一日鳳子一日宜子順幼慮猶記伯祖母指其爲誰今則無能識者抱笏蒼頭曰福郎家人傳曰畫工呼使啜茶視而寫之福郎尋卒人以爲畫殺叔父七郎中影帳亦畫侍者二人大者日楚雲小者曰僊奴未幾二人皆卒由是家中益諱其事人壽短長有定數豈畫能殺益偶然爾

成都寺院皆無高門限傳云少師腳短當時皆去之

至今猶不復用
少師卜居醴泉第舍卑狹頗少時嘗到寃蔡如舊讀
房門皆題誰居先公太中所記也後十年再到則已
爲四翁房子孫所賣更易房室不忍復觀矣自少師
貴顯居京師醴泉第宅大評事諸孫居之後遂分而
賣之先公未嘗問也券契皆存以其上有少師書字
故不忍毀去然收藏甚密家中子弟有未嘗見者先
公守鳳翔時四翁問欲得宅否先公答以叔有之舊
琮有之正同當善守而已又出二少師小印合示
日祖物也可收之顧曰翁能保之足矣不敢受者所
以安其疑心也又知太宗皇帝御書及少監真像皆
在亦未敢求見不意纔數年四翁卒比再至醴泉則
散失盡矣思之痛傷後又二十年顧到醴泉收葬少
師始求得少監段太君告于三翁家少師犀帶于長
安太監簿家少師綠玉枕于四翁女和家鞍馬于宦
翁家
少師厭河北五代兵戈及宰醴泉遂謀居焉徙葬少
監于縣城之西既顯雖賜第居京師囊橐至于御書

詰勑皆多在醴泉從高祖太評事四評事治生事
淳儉嚴整太評事家人未嘗見笑惟長孫婦生一
雁白日承旨新婦生男微開顏曰善視之曾祖母崔
夫人亦留醴泉與從曾祖母雷氏奉視二叔舅姑是
夕敬畏平居必著長裙烹飪少有失節則不食拱手
而起二婦恐懼不敢問所由伺其食美取所餘嘗之
然後知所嗜太高祖母楊氏前卒四高祖母李氏主
內事性尤嚴峻二婦晝則供侍夜復課以女工之事
雷氏不堪其勞有問則泣于後庭崔夫人每勸勉之
竟得羸疾而終崔夫人怡怡如也叔舅姑遂加愛之
後外祖崔鴈部過雍見其艱苦之甚屬少師取至京
師不撤帷帳盡置囊篋云暫往省覲叔舅姑方聽其
來少師之待兄弟崔夫人之事叔舅姑後世所當法
也
少師治醴泉惠愛及人至深其後諸房子弟既多不
無侵損于邑人而邑人敬愛之不衰有爭忿者及聞
則止俟過而復爭小兒持盤賣菜爲族中群兒奪取
啼而不敢較嘉祐初頃過邑去少師時八十年矣

足病呼醫治之問知姓程辭錢不受昔時村婦多持
香茶祈蠲于家因揭取其土以乞靈後禁止之
族父文簡公應舉來京師館于廳旁書室唯乘一驢
更無餘資至則賣驢得錢數千伯祖殿直極財好義
待族人甚厚日責文簡公具酒餚欲觀其器度文簡
公訴曰驢兒已喫至尾矣
文簡公一夕夢紫衣持箱樸其中若勅書受之曰壽
州陳氏不測所謂以問伯祖殿直亦莫能曉後登科
有媒氏來告有陳氏求婿必欲得高科名問其鄉里
乃壽州人文簡公年少才高欲婿名家弗許伯祖曰
爾夢如是蓋默定矣豈可違也强之使就後累年滿
快快陳夫人賢德宜家夫婦偕老享封大國子孫相
繼豈偶然哉
叔祖寺丞有知人之鑒常謂文簡公公輔之器文簡
公爲著作佐郎時賈文元尚少一日侍叔祖坐曰某
昨夜夢坐此有一人乘驢而來索紙寫門狀復乘驢
而去坐中有一人指之曰此將來宰相也頃之文簡
公乘驢而來索紙寫門狀復登驢而出正如所說之

夢賈文元曰程六當爲宰相歎羨不已叔祖謂曰爾無羨後爾作相在先及文簡公爲兩制賈方小官及參大政風望傾朝衆謂旦夕爰立俄以事罷去比三易藩郡而賈已登庸方拜使相雖古之精于術者無以過也

叔祖寺丞年四十謂家人曰吾明年死矣居數月又指堂前屋曰吾去此如隔此屋矣又數月指室中牕曰吾之死如隔此紙爾未幾而卒叔祖多才藝與人會射發矢能如其意常從主人之後主人中

中主人遠則亦遠不差尺寸

伯叔殿直喜施而與人周一日昔有傷生遊門即持綿袴與之其人大驚曰何以知我無袴也蓋于游從間常察其不足也至晚年家資懸罄而爲義不衰有儒生以講說釀錢時家無所有偶伯祖母有珠子裝抹胸賣得十三千盡以與之

明道先生宰晉城時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晨起有老父立于門外問之曰我汝父也今來就汝居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辨之老父

曰業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
年某月某日某人抱去某人某人見之先生謂曰歲
久矣爾何記之詳也老父曰某歸而知之則書于藥
法策後因懷中取簿進之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某人
抱兒與張三翁家先生問張氏子曰爾年幾何曰三
十六矣爾父而在年幾何曰七十六矣謂老父曰是
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人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謝
服罪
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歷宰
[illegible]公僕擲桑白皮出土見川
[illegible]明道問之[illegible]
[illegible]其兄嘗從明[illegible]
司役卒甚多何爲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川
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耳師宰之相信
如此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
亦然往在上元某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
非是頤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
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